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格物諸圖引

德生蜀中僻地少時不揣妄意聖賢然無傳授且愚劣雖有此二者而學聖賢之志未常一刻忘也乃以孔門之學先於格物欲窮極事物之理乃取六經並秦漢文章日夜誦讀及過京師見薛敬齋錄始知學當求諸心歸來遂爲四省錄一曰省覺謂心有開發覺悟處卽錄之也二曰省事謂自家行事或見人行事或行事之當理或跌蹶卽錄之也三曰省言謂讀

古人之書有悟處即錄之如大學古本是也西日省
藝如吟詩如彈琴如古人見舞劍而悟草書之類蓋
因粗以悟精也乃刻一大圖書為願學孔子四字以
警其心錄之既久自反身心無愧無怍如其良心未
破但作聖功夫無下手泊岸處乃遊覽五岳欲會
近日講學之士又每每不相值思宋儒終日端坐欲
識仁體者有之以存養為主人者有之又近日講致
良知意此學在於靜坐也乃靜坐絕妄想如此者數
年茫然渺冥全無入手處自覺其為禪學既無師指

朋友無交密間終日山林中委係彌高彌堅在前在
後無處下手把捉不住及先父母相繼見背側中六
年斷酒肉辭室家獨孤無聊人不堪其憂側方閑登
太白山見此心之所以往來者非有他也乃三欲也
蓋孔子之三戒孟子之三好也數夜即輾轉不寐思
孔門講仁孟軻講義宋儒講敬說禮近日講知千載
之下又安知不有講信者出乎又思孔門講仁宜講
仁之本體矣而又罕言仁者何也又以克己復禮爲
仁能近取譬爲求仁之方何也孟軻講義亦不言義

之本體而乃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何也又思大學頭上即教人格物格物二字與五性合不相下此又何也心上之理與簡冊上文字二處全不相合思之又思日積月累方知五性無聲無臭無形而難知物欲有跡而易見五性本體上半毫功夫做不得惟覺於發念上做功夫遏人欲者即所以存天理也人欲既遏則天理自然呈露而情之所發事之所行皆天理矣始知三欲者千欲萬欲之根抵即克己功夫條目也乃四勿中物欲之大者故孔子又揭出言

之特今之學者皆以爲粗迹尋常之話不體認之爾何也克已復禮孔子告顏回之爲仁者也顏回在當時已直任之無疑則顏回之用功惟克已無他道矣及顏回沒孔子稱好學者獨顏回乃曰不遷怒不貳過則顏回之克已者不過此不遷不貳二端而聖門端的功夫亦不過此二端也又讀易見孔子大象云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夫懲忿則不至於遷怒窒慾則不至於貳過不好勇則懲忿矣不好好色則窒慾矣此心一旦豁然始知格物之物非宋儒物

理之物也亦非近日儒者事物之物也乃物欲之物蓋己也忿也慾也怒也過也色也勇也得也皆大學之所謂物也克也懲也窒也不遷也不貳也三戒也皆格之之意也孔子先後之言未常異也格物克己乃聖門有頭腦的功夫故大學之教首言之而又以之教得意門人也德因此大有所悟始知宋儒默坐澄心欲識仁體欲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者不過禪學而講敬說禮又講致良知者都令此心混雜于天理人欲之區枉悞後生晚進深爲可痛皆非孔氏心

印也因大書發念處即過三大欲八个字于壁以[illegible]
警心而續畫諸圖云

萬曆乙酉十二月念二日

格物諸圖引終

發念處即遏之三大欲 五條

○此殲厥渠魁功夫也蓋此三欲乃形氣中之元惡殲此渠魁其餘手足容恭容重等件不過稍從功夫耳故德以遏此三欲去行四勿功夫即易易者此也

○學者把此三欲通忽略過了非死心學聖人者不能去此欲也過此一關渣滓渾化即聖人矣且好以好勇論此血氣之勇但此心微有不平處就是勇字渣滓未化莫看容易了

○此三欲又絶不得絶則釋氏矣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雖人欲亦天理矣詳見後

○學聖功夫要下得手凡人見火而不入於火者知火之能焚也見水而不入於水者知水之能溺也見米麪飯而必食者知其能養人也學者學聖必見惡如見水火見善如見米麪飯如此則天理人欲判然分明方能學聖若只講敬說識仁體說体認天理說致良知恐止把做一場話說過是不曾著心用力爲

下不得手

○此三欲雖分三者其實不過要富貴有富貴三欲遂矣世人只是要高爵厚祿家中有金銀財帛此好得也要嬌妻美妾歌兒舞女此好色也要人人逼仰視他畏懼他尊敬他凡出一言人皆不敢違背逼奉承他傲得氣此好勇也聖人之言雖分三者其實富貴其總管也

三欲試驗 八條

禽獸

人生天地與禽獸一般人特靈爾試觀禽獸不過此三欲且如家雞見食則呼其同類若其類則逐之此好得也見雌雞則眷戀此好色也見雄雞則鬬此好勇也野雉占山崗此好得也捕雉者以囮(音訛)夫卽鬬此好勇也如不鬬取其雌者於側此好色也牛馬亦然盖有此形氣卽有此三欲常人用形聖人用神卽

以禽獸之形神論之四靈蓋禽獸中之聖而用神者龍得木之神故脩長神化莫測雲雨從之而爲鱗之長鳳得火之神故周身文章非時不見而爲羽之長白虎得金之神故亦不履生草不踐生蟲而爲毛之長白虎亦麟類見通考龜得水之神故五色似金玉知吉凶而爲介之長所以四靈即出類拔萃與禽獸不同然則人用其神過此三欲豈有不出類拔萃而爲聖人乎

夷狄

即禽獸而夷狄可知矣夷狄之人亦如中國之人但

他限於所居之地不讀書不明理全是形氣用事試觀夷狄不過此三欲常提揺刀殺人好勇也刼掠人財好得也聚麀好色也除此三欲夷狄無欲矣

罪人

即夷狄而罪人可知矣試去囹圄中觀罪人不是好色謀殺親夫或奸有服之親便是好得刼殺人財或盜庫銀好勇毆死人除此三件無罪人矣縱有假彫印信之類無非好得心所發也三欲爲千欲萬欲之根柢到此處方看得端的

常人

即非人而常人可知矣人生在天地間終日只想積幾多金銀買幾多田產起幾多房屋此好得也長成人即慕少艾此好色也日不暇夜不寐只想富貴勝過人氣在不肯下此好勇也與人少有一言不合即懷恨於心或即怒氣相加亦好勇也

讀書人

即常人而讀書人可知矣讀書人中式後即忘前日窻前燈火之窮困就約三朋四友飄蕩無度就借銀

買妾此好色也就求有司作興此好得也就揚頭扯
補服裏就以資格空人眾年長前輩踈布衣舊友把
平日做秀才忠厚渾朴氣象遂改了一个个爲凶很
強暴之人居鄉則凌霸鄉里居官則淫刑濟貪平生
所講究五經四書非止爲榮祿進取之梯實乃虎狼
生翼之具此好勇也其好色好貨好勇之極有可醜
可笑可畏可痛不可明言而筆之于書者夫以我之
良心爲仁義之府乃天下之至寶所以爲聖爲賢參
天地贊化育者皆此至寶也凡世上一切軒冕金玉

皆不足以尚之今乃反爲中舉中進士滋其勢力好勇好貨好色將仁義之良我之至寶一時椓喪散漫凡民不足責矣以讀聖賢之書中式之人卽三代鄉舉里選之士漢之得舉孝廉者也中式後爲之豎標豎坊以表揚之今乃若此是棄天爵而要人爵舍靈龜而觀朶頤爲外物而反喪至寶矣反不如鄉人田舍郎種田輸租安分守己之不喪良心也孟子耻不免爲鄉人今反鄉人之不若居鄉人之下沒世無善可稱其與草木同其朽腐是讀書猶未讀書也豈不

可哀之甚哉正昔人鶴媒詩云嗟爾高潔非凡禽胡爲狗食移此心也然可與知道者談不然是彈高山流水于聾聵人鮮不以爲迂矣

賢人

即讀書人而賢人可知矣如魯南子學柳下惠顏叔子執燭即千載有名非不好色即成賢人乎如楊震夜金范丹麾餽即千載有名非不好得即成賢人乎如顏子犯而不較師德唾面自乾即千載有名非不好勇即成賢人乎

西方聖人

即賢人而西方聖人可知矣釋家佛出來曉得世間人好色他就不娶妻祝髮爲僧曉得世間人好得他就高山上打坐談空說寂以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曉得世間人好勇他就以慈悲爲本他全然反了世間人之事他就爲西方聖人雖是異端三綱五常盡廢然一塵不染較之讀書人奔競名利鍾鳴漏盡猶不知止者有愧於彼多矣而今天下浮屠反多於儒學非除此三欲者即爲聖人乎夫以

沉溺於三欲者即爲罪人除華乎三欲者即爲聖人
而作聖功夫在於格物愈見端的矣

吾儒聖人

即異端聖人而吾儒聖人可知矣聖人雖渣滓渾化
無三欲之可言然載之於經亦有可見者如云不殖
貨利不邇聲色允恭克讓溫恭允塞小心翼翼昭事
上帝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溫良
恭儉讓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孔子告哀公脩身就說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尊賢就說去讒遠色賤貨而貴

德自聖人以下沛公一亭長也與項羽爭天下范增看他出來說他爪在山東貪財好色今財物無所取嬪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則作聖之功不外於格物而格物必先於三大欲其功夫端的矣若學者做功夫先遏三欲去行四勿功夫即容易了不過時時覺照而已若被三欲牽纏出不得世隨人講性命之學千講萬講終是葛藤

三欲所屬 三條

色類

女色正所好之色也凡五色可愛人者皆是如愛人富貴愛絲竹音聲愛戲局愛花木皆色心所發也

勇類

刀劒殺人正所好之勇也至於凡欲勝人者皆是如欲富貴勝過人欲長生之類是也故孔子又以鬬名之如石崇鬬富今人鬬促織鬬雞鬬馬鬬舟競渡之

類

貨類

金銀正所好之貨也凡田產珠玉為我所得者皆是故孔子又以得名之故謂女人曰奇貨蓋貨指其物得則在我也

三欲連環 三條

色中勇貨

如隣家處子所好之色也不顧死命踰墻相從是勇也處子奇貨爲我所得是貨矣

勇中色貨

舞劍視人勇也然好勇必至空好哉必其色有可愛之事方去爭鬬如爭妻是妻可愛也爭田産是田産可愛也爭得過來是貨矣如獵狩提槍刀是勇也見所

猕之物走動色色可愛是色也得麋鹿歸是貨矣

貨中色勇

金銀珠玉貨也色色可愛色也連城易之勇也又如

我不肯䕶寧可碎首殺身完璧歸趙亦勇也

三欲爲千欲萬欲之根抵　三條

色

舉火戲諸侯是也諸侯豈可戲色其根抵也

勇

殺妻求將是也妻豈可殺勇其根抵也

貨

七月大水三峽黑石十船九歿乃翻鹽井以橫黄金是也險豈可目貨其根抵也

凡此之類甚多不可悉舉但舉一事即見之矣細思起來此身諸般之欲何處不是此三欲發根故爲千欲萬欲之根抵

三欲中五性 三條

色

隣家處子色也我欲上祀祖宗下延子孫去聘定他是仁愛之心所發也請媒妁行六禮當輕當重當前當後中間有判斷是義也行之無過不及有節文是禮也閥閱相當無他日之悔是智也男女以時期日不爽是信也

貨

金銀貨也我遠行人送我賮此心感謝即時動惻隱之心仁也此此心商量判斷當受不當受義也交道接禮賓主百拜禮也知其受之有名不傷於廉智也始終無詐偽之心信也

勇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勇也憫生民塗炭之已久仁也此心權度當此生民塗炭之時救民事重君臣義輕義也未嘗殺一不辜禮也知天命之在我予弗順厥罪惟鈞智也予小子既獲仁人祇承上帝以不負

上帝生我之聰明下不失生靈之仰望信也

玩圖 自喜一日有四樂

箇中原有先天易闢上新添太極圖日與抱羲相揖

讓人間那得此凡夫

登山

白雲穿破翠微堆雲裏蒼松手自栽大咲一聲天地

外人間何地少蓬萊

偕飲 先生兄名知行亦以恬退自甘每常偕飲共卧起

萬事無心一老翁兄為明月弟清風竹根醉倒雙雙起

風起西方月起東

醉臥

竹牀頂上覆搜蓑一桄虛無夢不多睡覺不知天蚤晚

數聲牛笛下前坡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 三條

色

同一男女相見也行六禮者謂之婚踰東家牆者謂之淫淫而不顧人道者謂之娼不論倫理者謂之聚麀

勇

同一以刃殺人也救民者謂之義占人疆土者謂之侵以下殺上者謂之叛

貨

同一金銀入手也交道接禮謂之幣受君之祿謂之俸貪民之財謂之賍劫掠人財謂之賊

若離絕人事即釋氏矣惟格去物欲之私雖人欲實天理矣所以爲同行異情也

三欲近似 三條

色

以攜妓為蹁躚風流

得

以貪財為學者莫先于治生

勇

以客氣為養浩然之氣

此之謂認人欲為天理

五性圖

一條

禮

義　信　仁

智

凡物有形有氣有神如天地是形也屈伸往來氣也所以主宰之者神也仁乃木之神禮乃火之神義乃金之神知乃水之神此神字即命也性也道也理也太極也但隨處命名不同耳與生俱生與形氣原不相離如天依乎地地附乎天相似然雖不離形氣實不雜於形氣天生出堯舜出來方分一箇道心人心到了孔子又分一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雖如此分得明白但因他粘搭在形氣上又因佛氏出來混雜一番所以自孔孟以後儒者通不曉

得下功夫說識仁體說致良知說隨處體認天理適將功夫用錯了殊不知五性無聲無臭何處下手惟格形氣上物欲則五性自呈露矣此孔門傳心至捷之法也

五性爲三欲所迷圖 十八條

勇

禮

義　信　仁

智

色　財

五性其植立如松栢三欲便是纏松栢之藤蘿格物功夫是斬藤蘿之刀

五性其光明如日月三欲便是遮日月之煙霧格物功夫是吹煙霧之風

五性其散布如金三欲便是污金之泥沙格物功夫是陶泥沙之水

五性其美粹如玉三欲便是包裹玉之頑石格物功夫是鑿石之鑽

五性其尊重如君三欲便是迷君之妖豔格物功夫

是斬妖蠱之劒

五性其生意如嘉禾三欲便是雜嘉禾之草格物功

夫是薅草之鋤

千古聖學不明只爲五性搭附在形氣上

一理圖 圓像

五性雖是五者乃一理也觀孔子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云云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又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說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四德可以統言者以其一理也譬如一個縣令從東門出來名爲仁從西門出來名爲義從南門出來名爲禮從北門出來名爲智又譬如天上一個月落在山東之川者名爲仁落在西蜀之川者名爲義落在浙江之川者名爲禮落在陜西之川者

名爲智所以說天理本然上做不得功夫以理無聲無臭無定在故也以發念上論譬如一人幹錯了一件事此心正惶恐羞愧是羞惡之心也曉得自家不是乃是非之心也正當羞愧之時忽有客到與之揖讓爲禮是恭敬之心也正當爲禮之時偶見孺子入井倶驚遑去救乃惻隱之心也一時四心倶出何處把捉只是遏人欲天理自見矣又譬如居官者甘受人夜金是無羞惡之心也送之不以禮而接之是無恭敬之心也將事即屈斷是無是非之心也又將不

逐金之人鞭笞是無惻隱之心也沉溺物欲一事四心俱喪而五性乃一理猶可見矣

○五性皆理也仁可以統管四德仁但可以識其用不可以識其體如仁之于父子爲子者冬溫夏凊昏定晨省皆仁之發用也惟可以識其用故可以踐行其用何以不可識其體五性在人身渾然一理譬如一桶水貯在一處未曾分散脚下一面有四孔從東邊孔來者是惻隱之心也從西邊孔來者是羞惡之心也南北亦然是如此模樣他渾然無聲無臭何以

識得他體說識仁體只恐仁字還看不分曉所以程子又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殊不知仁止可如此說矣如別說不說得高遠便說得卑近

○程子又說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不知程子當時如何又如此說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孔子之言也仁者人也合而言之者道也孟子之言也又說仁人心也而程子乃以

訓人爲非何哉又教人三三歲得之未晩只恐除了訓人字再訓不得了程子又要把仁只消道一公字假如說仁者公也親親爲大仁者公也喪其公而不知求說不通矣不如仁者人也說得不滲漏說得穩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故要道一公字殊不知義禮智皆公理不特仁爲公理也

○大抵仁字乃天賦我渾然無私之理也爲善之長可以兼管四德者也所發者則惻隱之心也當時孔門言仁有就心之無私而言者如不先其所難而先

討其獲是私也惟力行是先其所難矣又不計其獲故力行近乎仁而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亦在中也巧言令色私也剛毅木訥其言也訒非巧言令色矣故近乎仁如說三月不違仁皆就心之無私而言也有就事之無私而言者求仁得仁殷有三仁是也有就用功無私而言者克己復禮爲仁是也有就功業而言者如其仁如其仁是也有就惻隱所發而言者愛人予之不仁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體仁足以長人是也有就兼管而言者恭寬信敏

惠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也張子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此數句說得極是

本來面目 三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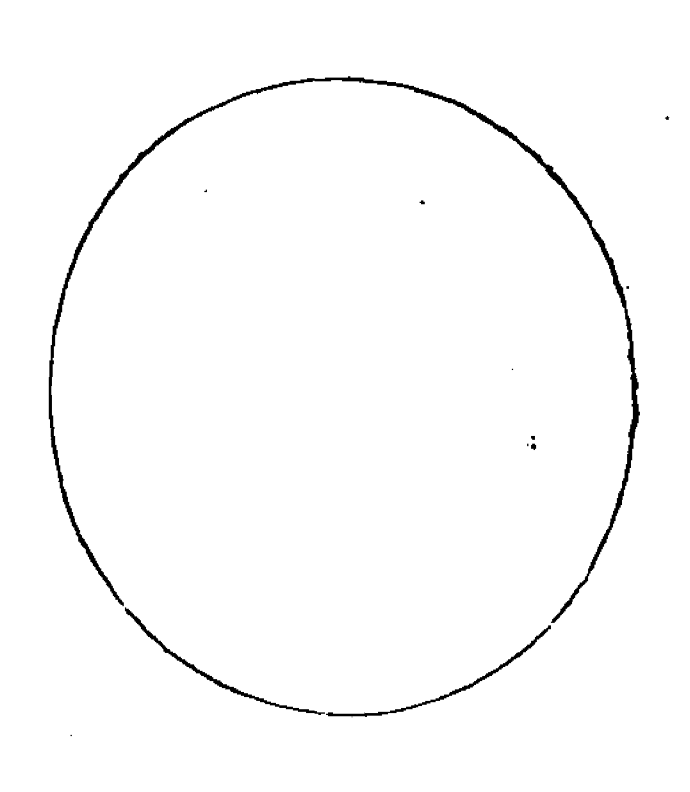
○本來面目四字非儒者之言也乃釋家之言也近日儒者要求本來面目要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是皆泥於釋家圓明光輝之說也　姑就其言而曉之

○如仁之於父子仁乃本來面目也爲子者聽妻子之言有私財好男鬭狠則爲不孝而仁之本來面目失矣今不聽妻子之言不有私財和氣婉容則必溫凊定省幾諫諭道所行者皆孝之事而仁之本來面

目見矣此即求仁功夫也

○如義之於君臣義乃本來面目也為臣者為妻妾之奉宮室之美好得好色淫刑酷暴則義之本來面目失矣今不為妻妾之奉宮室之美不貪不酷廉靜寡欲易直慈良則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而義之本來面目見矣此即集義功夫也

三心圖 一條



此未發之心

○此未發之心也若以做功夫論乃閉城門心也釋氏用此心作功夫終日無天無地無人無我打坐所以說出話來一箇套子如說無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又如不見諦非不見諦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凡夫非離凡夫非聖人非不聖人又如非因所生非緣所起非有相非無相非自相非他相非一相非異相非即所相非離所相非同所相非異所相非即能相非離能相非同能相非異能相又如非有想非無想非有非非想非無非非想之類皆

是總歸一箇圈套打破了左來右去不過是二邊不
住中道不安的功夫就說此等話出來了然終何用
哉三綱絕矣吾儒要出來應世務要明德新民以天
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全在人情物理上做功夫所
以格物爲入手功夫若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求本
來面目即是禪矣
○大抵天地有此形氣五性藏附在形氣之中常不
能勝形氣所以正常不能勝邪君子常不能勝小人
少時去看釋氏藏經所說之話全是妄誕之話何曾

有半毫理然往往高明之士皆尊信之如蘇子瞻何等才華一向尊信他陸象山雖自以為先立其大不是禪學然觀語録中如云獅子咬人狂狗逐塊六經註我我註六經汝耳自聰汝目自明又如管歸一路此等話自不覺流而為禪矣人要他著書他又說道在天地有個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便減得些子此皆禪語令後生晩進無處適從深為可痛其實中心不足道理尚未透徹乃說此禪語使人猜想但看孔子決不說此禪機藏頭之話子以四教文

行忠信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有鄙夫問必竭兩端再無一句隱語方是儒者論起程子不曾留心于佛他說學者于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但他所用功夫主於敬去終日端坐如泥塑人自不覺流而為禪傳流至李延平一向道講默坐澄心所以然者只因格物二字體認不真不知聖門有此頭腦功夫故耳自佛氏出來混雜此一番我等不免多說了幾句話不然道不得明世變江河一至於此

三心圖

附動靜合一共十三條

誠意正心之心

○學者臨關功夫最難關一關差之一毫謬以千里譬如美色人分明曉得是妖豔之物但有此形氣目之於色所愛者美色也美色在前念頭一動理不勝氣此念一去如決江河矣所以聖人說脩身正心又於心上抽出一箇誠意功夫出來曉得人有此形氣意念所發義理少而物欲多又說箇格物功夫在頭異於釋氏者正在於此格了形氣上物欲則是非之心呈露凡事臨前尺尺寸寸曉然明白所以意方誠得如沈溺於物欲恣肆形氣之所好愛則凡事迴糊

塗了如紂只爲迷惑於妲己此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也就凡事通糊塗了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而惻隱之心喪矣崇信姦回放黜師保而是非之心喪矣郊社不脩宗廟不享而恭敬之心喪矣力行無度穢德彰聞而羞惡之心喪矣

○忿懥恐懼憂患好樂皆人心也皆妄心也通在形氣七情上生出來即有我之私也所以說格物二字即克己二字也人不能克去己私反去奉承此血肉之軀則口之於味耳之於聲鼻之於臭目之於色四

肢之於安佚凡其可以奉承而如形氣之所願者無所不至矣既無所不至則與禽獸不遠矣有所忿懥如明帝以杖撞人一時之忿懥也令狐綯爲李義山題詩終身不開其廳終身之忿懥也皆是拂逆我形氣上心意的所以有所忿懥也有所憂患如說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子孫是我形氣上所生的所以有所憂患也有所好樂如其王之好營宮室漢武之好神仙皆是也皆是我形氣意歡喜的所以有所好樂也有所恐懼如做諫官君有過正當諫恐觸逆鱗

打死了就不諫甘曠厥言責之職此性命是我形氣上要緊的怕壞了性命所以有所恐懼也左來右去都是奉承此血肉之軀陰濁既盛陽明通不見了所以聖人教人只去把所奉承血肉陰濁物欲格了則陽明自然顯出來了孔孟已後儒者不曉得做功夫認格物二字不真專去五性陽明上求殊不知五性無聲無臭何以做得功夫及程子說涵養須用敬以以敬以直內一句作主喜人靜坐不知敬以直內敬字即禮字即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者也禮字說得寬

敬字說得有把捉所以下一箇敬字大學頭腦功夫在於敬聖人已先說矣盖人有此身莊敬而多欲者曾見人整齊嚴肅坐如尸立如齋而却眷戀功名富貴不肯放手者故大學頭腦功夫不以敬爲先然說一格字致字誠字正字脩字則敬亦不必言矣

○程子以敬者主一也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無適言不之東不之西朱子言無適乃不馳騖走作之意又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功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既整齊嚴肅此心又不馳

鶩走作不之東不之西非禪而何禪家坐下也眼觀鼻鼻觀心也不之東不之西豈能安得百姓解孔子脩己以敬以安百姓解不通矣程子又說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說得全不是話了豈有是理所以朱子解脩己以敬到此處遂不解但云脩己以敬夫子一言至矣盡矣殊不知敬者天理也乃吾性之禮偶然所發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也此一字乃齋明盛服非禮不動八箇字之總名也齋明八箇字乃敬字下手功夫也出門

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執虛如執盈虛室如有人此則敬之規模氣象也非長令此心未發不之東不之西終日端坐以為敬也蓋身心上非禮即動不得若在禮上事也動得若一時靜坐偶然思起親來不成說此心要不之東不之西不當思親如此就不是了如周公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二聖人皆非敬矣蓋聖人之心當靜時亦有不之東不之西之時及動時行事無一毫人欲

之私縱胼手胝足勞心焦思亦敬也若不之東不之
西終日端坐是禪學矣
○大抵脩身說仁字敬字通是無一毫人欲之私如
脩道以仁者言皆出于至誠惻怛之意而無一毫人
欲之私也朱子解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所謂元者善
之長也則與脩道二字不相干矣左右宋儒只爲學
聖頭腦功夫看不端的所以于脩身入手處就無着
落譬如人身孔竅一般一竅通則百竅皆通一竅不
通則竅竅不通

〇論起敬字學者豈可離得如文王之敬止孔子之脩巳易之直內禮之毋不敬皆學者至緊功夫但冥心閉目此心不之東西以爲敬就差了正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程子曰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於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程子將敬字畧看差了所以如釋氏在心之未發上用功夫殊不知敬義二字皆天理也能義以方外者必能敬以直內不能義以方外者必不能敬以直內此內外合一之道也釋氏既能敬以直內何以不能安百姓程子不曾詳

直方二字盖人心之所以不直不方者以其心之有私欲也禮義者吾性天理之公也以此直於内方於外則内外皆天理之公而無一毫邪曲之私不期直而自直不期方而自方矣如無思無慮時此心寂然不動不之東不之西無邪曲之私者固敬以直内也如有思有慮時此心東馳西騖皆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思無邪者亦敬以直内也此之謂聖學此謂動靜合一詳說見下

○盖敬者禮之所發此心已打起精神矣此黙坐澄

心者所以爲非敬也譬如爲人臣止於敬有官守者盡其職罔敬也若爲諫官君有過面折廷爭東引西証亦敬也如非天理之公乃邪曲之私如好色之類雖心之主于一而無適如坐禪之類雖身之整齊嚴肅皆不得謂之敬矣故曰敬者天理也乃吾性之禮偶然所發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也如入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見大人君子即時生敬通是不曾留心商量計較如孟子說乍見孺子入井非納交要譽純是天理惟其純是天理則事事皆天理所以可安

百姓非終日端坐此心不之東西謂之敬也所以說

程子看敬字畧差了

○程子將敬字畧看差者何也他只將敬字在威儀氣象上看不曾在天理上看觀其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功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可以知其將敬字不在天理上看矣蓋吾性之理本一也其所發者自其惻隱而言謂之仁自其恭敬而言謂之禮自其羞惡而言謂之義自其是非而言謂之智程子全在威儀氣象看所以教人整齊嚴肅

殊不知敬雖離不得整齊嚴肅然要曉得是天理所發

○程子惟其不肯打動此心故人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殊不知古今聖賢與天地同其大者莫如孔子孔子刪述六經費了千辛萬苦如繫辭等書稿也不知易幾遍觀其讀易韋編三絕猶曰假我數年至今文章炳如日月何曾害道哉若說文害道文行忠信之文博我以文之文君子懿文德之

文文不在茲之文豈又一樣文乎文既害道孔門四科不必言文學矣若周子虛車之說就無病痛矣文能載道何害于文程子本闢佛只因他功夫近于禪不肯打動此心所以門人就說天下何思何慮後程子自涪歸嘆門人俱化于夷蓋因爲師者往日端坐如泥塑人故不覺流而爲禪矣甚矣用功不可差毫忽也

○程子說主一無適之謂敬謂此心不之東之西也殊不知此心之東之西者何也乃妄想心也即有所

好樂忿懥等心也即格物之物也今既知格物功夫則此心自然不之東西不消下一敬字矣聖人所以不以敬字爲先也所以然者何也盖主一無適乃閑心功夫可以相從天理人欲于混雜之間說箇格物則止遏人欲好色好勇好得之類明明顯顯矣所以程子門人無處下手不覺流而爲夷矣况今日科舉之學與人已不知聖學爲何物間有一二高明之士出來所立門戶全在雲霄之上一點下學功夫不講所以聖賢日益稀少噫可哀也

動靜合一

○此格物誠意功夫心中之動靜也

○靜坐之時如心思道理此之謂靜亦動如禪家靜坐之時不敢開闢思道理謂之理障是靜而不能動者也德所以說思無邪亦謂之敬以直內者此也

○行事之時全在天理此之謂動亦靜如富貴利達之學是動而不能靜者也

○朱子言周子說主靜正欲人靜定其心自作主

字將周子靜字略認錯了他見程子說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作敬因有此說殊不知周子主靜立人極本註云無欲故靜有此四字周子也恐人認錯了靜字故註此四字經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周子靜字在此處來言聖人無欲主靜立人極以為靜坐之靜是禪學也安能立人極哉

○程子不知格物是聖學頭腦功夫故于心之未發上用功甚多也費了許多執持用心亦甚矣而不知儒釋之分正在於此以程子之初心論之豈肯甘為

釋氏之教哉用功之差其流至此而今學者講愼獨功夫通由葱嶺來了可痛可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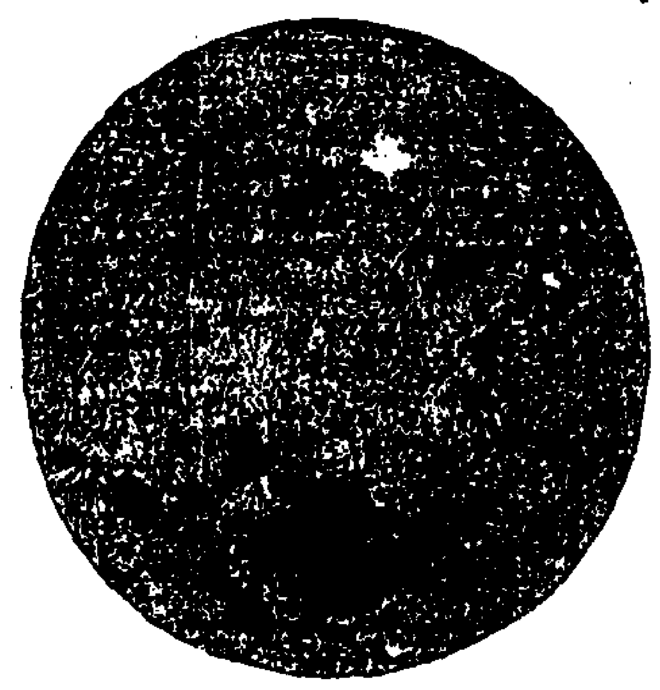
○儒釋之分只在誠意把意上說個誠字教人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天理人欲判然分明如只是整齊嚴肅終日端坐求識仁體則此心終不分曉

○何以此心終不分曉蓋此心整齊嚴肅不之東不之西就是无妄了文王于无妄卦云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程傳乃曰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觀文王並程傳之言則坐

禪者雖無邪心不合正理矣所以聖學頭腦不以敬為先

三心圖

三條



富貴利達之心

○此人心也全在形氣上用功夫口之於味要喫好的耳之於聲要聽好的目之於色要看好的身之於臭要聞好的四肢要好處安佚要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之得我左來右去只是要衣承血肉之軀所以未得富貴終日終夜勞心焦思以求之既得富貴則患得患失高爵厚祿猶不知退避必至於殺身亡家而後已也

○宋儒不知格物二字所以伊川先生說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以德論之可依據者

莫如孟子也孟子說天理人欲說得分曉所以僞材
今講功夫就與孟子一般別人講高深我只講卑淺
別人講精細我只講粗大別人要識仁體我只格形
氣物欲反似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磨之不磷涅之不
緇南子可見猶亦可較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此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
與道難一此言說得極好伊川先生雖不知格物功
夫而此言暗合也

四勿

五條

○三戒四勿皆孔子之言但四勿說得寬兼物欲之大小而言之三戒說得疎乃在四勿中抽出物欲之大者言之故以發念處先遏此大欲然後照此小功夫即易易矣此先後緩急之序也非舍四勿惟遏三欲也

○勿者無也莫也戒者愼也警也易註洗心曰齊防患曰戒論起勿戒二字皆禁止物欲之辭但戒字較

勿字猶重所以用此字于三大欲之上如曰少之時勿好色則其言緩矣

○宋儒知此四勿功夫作四箴止因他不知格物二字所以將此四勿中之三大欲通忽略過了德非立門戶也盖將孔孟要緊之言表章申明之耳伯夷之清止不好得而已即爲聖人之濟此等功夫可忽乎故將三欲格了渣滓渾化即聖人矣

○如說識仁體致良知每日做功夫就不明不白了正北溪陳氏所謂枉誤後生晩進使相從於天理人

欲混雜之區爲可痛也惟格此物行三戒四勿功夫則明明白白登堯舜周孔之堂矣

○四勿功夫細密行之亦有捷法如程明道以無不敬思無邪二句作主也好以不愧于屋漏一句作主也好以言忠信行篤敬二句作主也好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二句作主也好此時時覺照捷法通是聖人之言但看我氣質之偏在何處因病而藥知其先後緩急之序斯可矣大抵聖人之言總歸于無欲

常觀浴沂舞雩氣象　一條

○此正反觀其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也盖行四勿細密功夫雖有捷法又要常觀浴沂舞雩氣象則身心不至局促宋儒自程子以後其徒通把學講壞了德爲此日夜痛息龜山先生乃程子親授門人傳至羅豫章又傳至李延平通觀喜怒哀樂氣象延平先生乃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意之發亦退聽矣此言至於今日數百

年間使天下學者皆化爲爽深可痛息以此作功夫即易經恒卦田无禽即仙家所謂只將水火煑空鐺者也殊不知此非聖學也乃釋氏閉城門功夫也聖人之學在於誠意上用功夫先于懲忿窒慾若延平此功夫乃在誠意上一層默坐澄心無天無地無人無我無喜無怒無哀無樂何以能如堯舜禹治曆明時誅四凶八年於外何以能如湯武救民水火何以能如周公坐以待旦輔幼君誅管蔡何以能如孔子周流四方欲行道以濟時哉若延平此功夫只在深

山打坐廢絶人倫可也故學者行四勿細密功夫又要常觀洛沂舞雩氣象則功夫細密既不空疎襟懷洒落又不泥滯既高出塵宊又兩脚實地正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矣

過了人欲關就見伊尹氣象　一條

○行三戒四勿功夫過了人欲一關則襟懷洒落就是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一介不以取諸人一介不以與諸人如其義也如其道也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此等氣象了周子敎人志伊尹之所志正在於此

一理合于造化

○人欲既消此身雖是血肉之軀乃一團天理矣既是一團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則能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隨我素富貴貧賤患難夷狄只是此一理即無入而不自得是以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此心光明如光風霽月隨他萬事萬物紛紜轇轕在前吾性所發足以有容足以有執足以有敬足以有別本諸身徵諸民

考三王俟百世以功業則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一貫之妙在此矣

樂

○樂也者學之成而手舞足蹈不覺其皆道也孔子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也蓋義精仁熟則道即我我即道從容中道從心所欲不踰矩學必至於樂然後爲學若未至於樂猶與聖學隔一關

○此樂字生知安行者有師指授三五年即能領悟若困知勉行者必二三十年日積月累執持既久一

且融化方知此樂也不然其不以登山臨水歌兒舞女爲樂者鮮矣曝語此樂未免說夢也

總論

○大抵為學有個初頭功夫有個中間功夫有個收拾功夫初頭功夫興於詩是也蓋人之資禀不同有生而知之有學而知之有困而知之有安而行之有利而行之有勉強而行之初頭之時縱聖人之學亦必有所感發興起感發興起者感發興起以為善欲明善復初以為聖人也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也如張橫渠少時談兵李延平少時豪勇夜馳馬數里

而歸後皆發憤於正學是也既有所感發興起則必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發憤忘食好古敏求斯有所執持立於禮是也四十而不惑四十不動心是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宋儒敬字在此處矣執持既久義精仁熟習慣自然敬字通融化了成於樂是也到了樂處則渣滓渾化意象兩忘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矣蓋心中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矣故君子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禮以治躬則莊敬

莊敬則威嚴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所謂天神者只是說莫知其然而然也若終日只去執持莊敬不去格物則外貌雖莊敬而中心實鄙詐矣此莊以涖之次於知及仁守也噫非沈潛苦學者惡足以知之

格物諸圖終